



歇菴集卷之十六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會稽陶望齡 著

門生喬時敏 校

友 謝伯美 陶爽齡 訂

商 濬 陶祖齡 閱

行狀

太子少保刑部尚書端肅趙公行狀 代從父中丞公

公卒之明年其孤比部君扶服拜跽而請於余曰
唯先大夫之獲幸於我公也敢以狀累公幸哀憐

而許之嗟乎余不佞烏能狀公哉夫公國之耆老
鄉之耆碩文章節義烺烺照於當代余烏足以知
公而能狀之雖然竊自芻植交驩於公繼而陪講
席聆緒論子姓遂爲肺附親知公者宜莫余若也
遂爲之狀曰公諱錦字元朴號麟陽宋時有啓封
於燕曰德昭者其裔孫從南渡始家越郡後徙餘
姚十數傳至公復徙郡城居焉曾祖玫祖昺父埴
中嘉靖乙丑進士歷仕廣東叅議所至聲績甚美
以廉直屢躓於時其居鄉斤斤有古道今所稱海

濱先生者也以公貴

贈祖父皆如其官母諸氏

贈夫人繼母魯氏

封太夫人公少嚴整好讀

書強骨自立其所是輒不可奪其天性也越俗巨
家子弟卽庶人多爲諸生冠服公獨不肯其娶尹
夫人衣巾行禮若田舍兒觀者莫不詫異十九補
邑弟子二十一丁母諸夫人艱哀毀幾殆服除督
學使者蒙溪張公校越首拔公大賞異之且詢所
同學若何人而同學者皆儒童公歷舉以對言其
材張公卽引綴諸生後其重公如此嘉靖癸卯舉

於鄉明年甲辰成進士授直隸常州府江陰令前
令以墨故繫獄公爲委曲解釋之值歲儉殍骸相
望公令貧富得相假借所全活甚衆巨盜許貴者
時出沒剽掠村聚公以計擒之遂往焚其巢賊覘
公空壁往破械突出公預以設伏殲焉自是羣盜
屏息凡郵傳供億遞爲減省雖譙訶繼至竟弗惜
也三年江陰大治民至肖像祠事之 徵授南京
江西道御史巡視上江嘉靖初鹽盜流劫江中增
設總兵官於真潤間已而罷之十九年盜小掠太
倉而鎮江總兵復設議者以爲江淮重鎮遂置爲
定員公言國家設置里兵以阻要害則必有嘯聚
之寇不時之警難制之勢未有無事而聚以自困
者鎮江儀真之間沿江阻海號稱多盜然其居常
之寇不過十五爲羣挾兵私販流剽商舶而已宐
不足以煩大帥徵派召募公私煩擾無益有害請
罷總兵官散其軍疏上得請所省財費不訾時軍
興不足部請分遣官屬追徵民間積逋又令民間
得納銀爲錦衣衛指揮等官公抗疏言山東河南

順天河間淮徐之間災役繁重宜酌量寬免錦衣
侍衛 王宮 詔獄之所在此例一開則不問其
人之回邪凶狡皆得入克襲 至尊之體忘肘腋
之憂大不便因劾尚書孫應奎庸鄙不職願賜罷
黜又疏言淮徐戶口流竄積逋重役之害宜專選
才力憲臣往來招集山東河南宜選建撫臣久其
事任皆稱 上意壬子奉 詔清雲南軍政元旦
日有食之公因變陳疏畧曰日食之變雖曆數可
推未有無其應者至於食在正旦古人所謂變在
三朝災非常有應爲尤重臣謹按春秋所載先賢
所論皆以爲陰盛陽微之象或政權在臣下或夷
狄侵中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又山東淮徐
之間連歲大水四方地震疊見章奏皆以陰盛之
類臣謹以天意驗之人事醜虜驕橫時肆侵陵閣
臣怙寵擅作威福以爲有若影響之不謬者敢冒
死爲 陛下陳之大學士嚴嵩以奸佞之雄怙
恩寵以張其威權假刑賞以行其愛憎事無大小
咸欲稟承於己人有少違則必陰中以禍於是百

官懾息諸司望風希寵于進之徒安自貶損稱呼
非類頌美功德比擬不倫 陛下天縱神聖 乾
綱獨運自以爲予奪悉由於 宸斷題覆則在於
諸司閣臣雖參與謀議不過票擬取裁而已而不
知諸司之題覆則已先受其風旨閣臣之票擬莫
非兩存其胸臆羣臣敢怒而不敢言 陛下何由
而知之嵩柔佞奸淡窺伺逢迎之巧似於忠勤諂
諛側媚之態似於恭順能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以
揅諸臣之動靜而先發以制之故少敗露善以厚
賂交結 陛下左右親信之人凡 陛下起居意
向無不先得故多稱旨 陛下見其小有諍以爲
非盡從者而不知嵩取 聖心所不經意之事稍
爲執論以絕 陛下之疑 陛下見其外若無與
以爲非招權者而不知嵩意所欲則脇制諸司題
請而莫敢不從或俟 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
其私或因事機所會從而執之以肆其毒使 陛
下思之則其端本發於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
不由於內閣幸而洞察於 聖明則諸司代嵩受

其罰不幸而遂傳於後世則 陛下代嵩任其咎
凡萬餘言極詆其惡 肅皇帝英斷明察臣下莫
敢欺而嵩父子善偵伺籠絡諸司巧得 上意所
向故以醕謹見幸而言者多列其專肆不能有所
信入公䟽獨發其隱語語皆中機竅明鬯婉切一
時鮮有及者時嚴氏父子恚甚以緹騎急逮公行
萬里途墜車者再車輦過身上適當坎中得不死
至下錦衣獄考鞫公直受無異辭竟除籍歸里方
公被繫也有 某者亦坐薄譴在獄中來視公

感憤下涕且私語曰公卽受拷訊宐爲雙足計誠
得行六十金者公足全矣公嘻曰吾不能謀身而
暇謀足吾又安得金賈歎息去明日榜掠俱下至
足刑則幾冥去時有青衣校數去來公傍若有囑
者則賈旣捐賄賄若校矣竟賴其力辭旣具賈人
亦先得脫以蚺蛇膽一具來別公謂公曰吾聞中
指欲杖公百已擬票矣吾爲公購得藥可以不死
今贈公遂去終不肯言名氏嵩旣盛怒必殺公呂
文安公在內閣知不可救則爲公治後事擬票旣

上引筆抹廷杖一百數字以故得免公嘗言
吾得有喘息至今皆先皇帝賜時或感泣而是
時公從兄丑美隸太醫嵩疑公在遠必有主授者
併捕丑美窮治之插楚瀕死竟無所言後亦同公
釋歸云公初受逮叅議公方在西奧聞之遽投劾
去官父子一時罷歸家赤貧衣食不時給春菽酌
水庭中甚驩適也公既閒居時從龍溪王先生龍
川徐先生紹一入成公良知之學尋究精猛或忘
殺食姚江之

獨泳其深其後宦遊南北講論竟

未嘗輟雖揆歷微輿而教人常以躬行爲本其言
易知易行津津乎其有旨也八年居叅議公喪又
七年穆宗皇帝卽位奉丑廟遺詔錄諸諫臣起
公河南道監察御史未幾轉太常少卿尋改光祿
卿故事端午節演龍舟西苑以待觀幸是歲頗
益以雜劇諸戲連旬日不止公因划舟供給上疏
諫以爲比者四方災變頻仍正恐懼脩省之日乞
勅內侍毋作奇技淫巧以蕩上意見在裝演

戲劇宜一切禁罷又奏折子鱗與蘇松常鎮等郡

白 減 二事至今德之明年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出撫貴州貴州苗夷雜居兼之川湖三省素難控制其酋安氏握重兵少不馴謹公宣示 德意安氏不敢不用命諸苗有反側者安氏輒內創之皆脇息重足三年轉大理寺卿四年七月轉工部右侍郎十月轉左侍郎適起 園陵故事尚書

總督左侍郎督理事竣咸有 恩蔭公以驟遷不

欲更叨 優典遜督理於右侍人皆稱其難能後

陵殿稍圯 恩典俱奪公亦不及焉萬曆二年

轉都察院右都御史三年轉刑部尚書五年轉禮

部尚書六年轉吏部尚書皆南京時江陵爲輔專

慕公譽望嘗欲倚公助已而公挺挺無所依阿在

留都聞朝政得失或對客時有所風議江陵聞而

銜之公旣以考滿復任將乞歸江陵陽挽留而陰

令所厚費 伊劾公公遂致仕江陵敗臺省交薦

復起南吏部七月改都察院左都御史至則題御

史出差條約著爲絜令至今遵之當江陵之敗也

攻之者不息 上震怒籍其家公上言 肅皇帝

時嚴嵩怙寵行私其子壘蕃大爲奸利 聖祖放
逐嵩收捕壘蕃而言者猶 恨不已至謂壘蕃有
謀叛狀于是正壘蕃之罪而籍其家其時諸臣懼
無以上應 明詔則虛上所當籍數而籍之其寔
不副則又爲株連影捕旁搜遠取以足之 聖祖
以爲此籍壘蕃之物而不知其強半出於無辜之
民日久事明壘蕃實未嘗有叛狀今居正受 皇
上特達之知際遇實倍嵩而復不能淡圖報稱自
干罪戾臣等何能爲之諱臣等亦多爲居正所擯
棄退處有年今幸遭際 聖明復得拔擢至此原
其私心亦豈能盡無怨恨然爲 國家計義不得
復言其私初抄沒壘蕃令下倉卒所得猶僅若此
今居正之罪遷延日久卽有微藏亦多散滅況今
人心憤恨言常過當而 聖意所向鮮克自持萬
一復有如壘蕃往日之事則其所得當不及壘蕃
十分之一而其流毒三楚更有十倍於江西之民
者臣等又嘗見嚴嵩敗後閣臣多顧念後患不敢
復出身爲國家任事居正自以受 皇上淡知不

復顧念而毅然引爲已任今又復過爲懲劓則後之爲閣臣者懼矣故臣等以爲欲無阻將來者任事之心則莫若少寬於既往欲無流毒於全省無罪之民則莫若曲貸乎一家方是時諸不快於故相或平時附之者莫不引繩投石爲名聲聞公議皆咋舌而上怒方甚大臣有以申救得重譴者公於是可謂難矣其後張氏終以 上恩稍得解免公之力也八月考六年滿加太子少保進資德大夫正治上卿九月 上幸山陵奉 勅居守十

月有崇祀王守仁陳憲章議公謂守仁良知之學不容一日而泯於人心故良知之道不容一日而不明於天下天實啓之以明我昭代文明之盛蓋直繼孟軻之絕而追顏曾之班漢唐宋諸儒似未有或之先者又言獻章學以靜觀默識爲務以致虛立本爲宗其深造自得之趣堅貞明懿之履抑可謂醇乎其醇者矣其顏閔之流歟疏上從祀之議始定十三年四月改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先是通政使倪公光薦積秩久進銜

工部尚書入朝班遂列公左公以非 祖宗制乖
院司之體以語同列而倪公遽上書言之下部議
故有是 命公復言臣初意欲爲朝廷重憲職非
以自爲也并自劾求罷 上眷留班制遂定八月
駕復幸山陵再奉 勅居守明年正月以魯太
夫人憂歸公之再出也名價愈高峻朝士皆占詞
望色以爲繩墨羣口杳杳公出片語帖不敢搖端
處凝默國事成倚重焉六年起刑部尚書加官如
故公懇辭者再乃就道方草疏力陳老病未上舟

次蘓州疾作數日卒訃 聞 天子震悼加 贈

太子太保諡端肅與祭四壇葬如制公少時頗豪
舉旣仕而弁歛沈淡中歲有聞於先儒之學內和
而表樸望之歆如也油如也平居無事常拊室宴
坐對人不輕出一言言則詳緩或竟日未嘗倦尤
諳識故實達於亶事皆悉其源委與久遠未然之
善敗雖至毛細者先定於慮皆不可移惑人有陳
論必虛意聽之令竟所欲言旣竟徐折之皆嘆服
至其苦節奇樹足以嚴重於亶而未嘗有幾微自

喜形於意色時輩罕及也公蚤失恃以孝事繼母
聞巨兄嫂距公齒甚長公奉之若奉父母居家風
範肅穆子弟有不雅循者爲端坐對案不食皆相
率而化有文集若干卷奏疏若干卷行於世識者
謂公論事之文直而不怒詳而有體和雅剴切善
指畫情事讀之使人心開意消其劉更生陸贄之
流亞與公生於正德丙子二月初十日戌時卒於
萬曆辛卯十月二十四日亥時子女云云將以臘
月某日葬公於某山之陽云云

兵部尚書環洲吳公行狀

公諱允字君澤別號環洲少英朗不羣及長美髭
修幹沉毅好謀爲諸生試多不利益慷慨自喜持
論宏邁人不能測也以例入北雍嘉靖戊午己未
連舉順天府禮部試辛酉授兵部職方主事癸亥
陞員外郎以母服歸丙寅起補車駕明年爲武選
郎中時 莊皇帝新卽位巨璫例乞門廕移牒紛
籍至子廕父或丐予他姓公持例多不予分別疏
請司禮匿不上遣人詣曹求易疏公怒收繫之欲

以遮奏 聞司禮懼謝是時公守法名喧廷中武
爵訛濫吏率緣爲奸公更置籍七百與內黃參質
繇是銓序精允宿弊蕩然性曉兵事又都樞地久
屢佐密算料敵奇中時虜入塞並掠盧龍太原京
師戒嚴議徵宣大兵入衛公策曰永平完實虜飽
且速去必不渡灤水而西明矣以愚計之及茲已
遁遁而銳師邀其惰可以大創今徵兵內向坐失
機會寇去而守徒自勞憊請弛備無召邊兵後驛
至虜果以議前一日出塞而督臣以入援故緩追
賊賊頓於寧武無擊之者盜曾一本嘯海上閩師
討之以殲魁捷聞朝論且行賞公曰海中超忽賊
魁真僞未可辨也請覈實乃賞後一本果未得凡
邊功覈而賞自公始也初公鄉薦出新鄭高公門
夙以材略見重新鄭之扼於華亭也罷去無一人
祖道者公單馬送之於野執袂而別遂爲執政所
憾謀逐之賴吏部尚書蒲坂楊公營護以免已乃
出爲湖廣叅議時嶺右有古田之師楚當後戶議
調麻陽兵以遏犇潰供餉不訾公曰賊所從入楚

者三道皆徑於土司但犒諭其酋委之禦寇此不
過百金數吏之事耳從之庚午移河南京糧道寓
治都城當北虜款貢議起而新鄭再相公居中爲
畫邊事其納把漢那吉購誅趙全與定封貢互市
決策多倚公辛未陞山東按察副使飭兵霸州立
保甲塹塗布壘巨木斷道以備盜盜馬不得驟咸
屏伏他走是時北虜新就羈縻畔服無定衆論洵
洵宣大總督王公崇古上言臣熟察虜情可保三
貢無事此外非臣力所及願朝廷謀帥選能以匡
不逮於是廷中咸推公材可任擢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巡撫宣府等處於是始營邊垣自西海冶抵
西陽河東西袤若干里明年復築外十三家邊起
滴水崖訖於黑漢嶺烽火相接故民堡單敞官屯
率土墉庫惡難保民棲無安宅耕無寧耒公下令
併聚合守諸屯墉皆甃而崇之於是胡漢畫然人
有恃賴矣諸陵背胡無捍蔽每秋防時督撫皆徙
軍駐山後名曰護陵而以雲晉委虜其境東北皆
挺出塞外若舒兩臂勢懸而多備公繇龍門所東

達靖胡堡橫絕虜地二百里建壘其間遷史車之
落屯之史車二夷者嘉靖間所降納錯居內地故
徙而實焉凡繚垣百六十里鞏臺百六十所而陵
寢乃固諸帥皆罷護虜故桀頡嬖漢吏而俺答弟
把都兒子黃台吉尤梟悍善戰薄市賞心非父兄
所爲每貢俺答輒以私馬代進得賜物抵地上不
肯受公思有以震懾之市日俺答與諸子弟去塞
百里而獵其精銳屯塞下將吏皆集張家口以填
之公偕文武四五人騎而出二藍旂導直趨虜營
虜錯愕咸張弓挺刃公遣人馳告軍門來觀若營
寨且犒若可共下拜虜乃拜跪爭獻酥酪遂按行
其軍曠而返王公崇古聞之大駭遺書規切公報
書言已出有三利虜衆近邊強壯皆集可以悉彼
虛實一也彼方恫疑約難堅久今輕騎直往推心
置腹使無我虞二也虜常輕我謂中朝無人今以
二三將吏親蹈虎穴指搗數十萬之中彼將震駭
失氣奉約惟謹三也且俺答在遠營中皆小酋不
虞我來請命則無及擅謀妄動又非虜法此其智

勇俱失之時僕籌之審矣王公乃歎服初黃台吉娶婦生扯力艮無寵又妻大成台吉之母生五路台吉色衰復棄之盡奪其所部萬騎與他庶孽又東掠史車就室於朵顏公知諸子失兵怏怏而父遠出欲以奇計踈析破弱之扯力艮請賞公呵曰爾父爲友不畏誅更乞賞爲對曰父暴吾母吾無如何矣能止暴邊乎公因爲密謀曰聞爾兄弟殊失職吾取爾父騎歸爾爾能報我忠朝廷乎泣而對曰能曰爾父腹心惟革布耳吾助爾誅布布誅率爾衆依姑多羅以牧五路兄弟亦率故騎合於大成台吉二人素與爾父郅力足抗也爾父歸必不敢問騎爾長有爾衆矣扯力艮兄弟果殺革布如公策黃酋歸恚甚不復詰問於是勢稍衰損公又使其將邀把都兒而醜之青把都怒絕貢擁兵至塞要求十三事將吏請少從之以釋其憾公曰不可此嘗我也從之祇示弱將生虜心乃召之前爲開譬禍福曰汝能貢仍賚汝否則聽營中砲聲耳言畢千砲並震虜馬皆辟易乃號泣乞貢而去

自黃酋失衆把都兒死而虜王益惴懼欵益堅貢
市初起制度草略公始制虜王貢儀定書稟之式
通使之禮我使類用白衣克之至虜庭皆鮮腆隆
重虜使入遇衆遊于塗避馬下立言事則跪置夷
館以五銳士夾一虜加肩鍵焉每市賞止酋長墻
外驗票犒給輕重有差所市馬良者予直七兩七
軍共領之遞而殺至三兩三軍而止其法最詳密
後來皆謹守繩度而已虜習侵盜雖欵服時諄於
市或潛盜所鬻馬以去公患之令守者持白楛伏
而伺得盜皆痛棒而逸之虜以爲言使對曰暮執
賊安問胡漢孰令爾爲市而盜乎虜聞皆慚沮一
日有旋風西來公下令曰晚有賊從東方至速備
之是夕盜馬者哈不慎部七十人果入東暗門砲
舉賊遁禽二人詰朝哈酋獻馬請釋俘斬不與掠
我七人以去公命閉關停市告諸部速移營避我
我發兵追不慎矣諸部震懼共追還所掠以不慎
馬九九謝死罪乃舍之打喇名安執我樵人以要
貨公聲罪於諸大酋乃其收其牧畜千獻之表聞

詔以賜諸部虜益懷服公居上谷久威信著聞時
用不測賞結諸夷心因而任之虜性質得恩賜效
死力無愛以是公所遣謀雖窮漠皆能鈎得之廷
中常昆公雖他鎮督撫往往藉謀力以濟東貴者
青把都女也嫁東虜隨其父貢與邊吏言稱其貧
公因謀結貴以探知東部事謂貴昆弟每一馬取
紬一畀貴凡得紬二千東貴俄獲厚貲出願外感
泣去乙亥遼東以虜謀大舉聞廷中屬公偵之謀
從東貴帳中具知土蠻亥生人避歲不爲寇其弟
莊兔兒病不能騎大兵皆糜散徒附邊數小部謀
掠空河以東衆數千人耳始遼帥謬謂虜用衆又
未知所向畱廣寧以待之及得公報亟以兵趨平
虜堡值歸虜捲甲重載踏冰而渡師薄之斬數百
級冰解虜溺死無算遼帥以功封公賜金幣而已
朶顏操蠻以其姊妻黃台吉挾賞寇邊攻毀鴉鶻
砦殺二將軍薊帥皆奉詔切讓貽書問計於公公
報曰操蠻罪在不赦今上策討之中策懲之上策
宜用而示之不用姑講解以驕之許之加賞以誘

之使其弛備而後兵之可以一創若明章天討情
形俱露虜扼險拒命難以得志非完計也中策宜
不用而示之用薊門大出師揚聲塞外以明必討
宣雲料軍若將合擊而微示意黃酋俾得禽縛罪
人許以自贖僕當爲公任之耳書聞政府謂宐從
中策卒以公力縛阿都赤等十七人獻於古北口
詔戮於鴉鶻砦先是宣府屯糧溢故額至二十一
萬軍多積逋公疏請赦逋汰浮人乃蘇息又令流
人歸業者原其負給以牛種由是耕者雲布粟價
賤於中上矣公嘗言火器之利可令賁獲失勇韜
自失謀初至上谷卽盛講而修之造將軍砲百減
虜砲千三眼銃萬故法以大砲城守其重不可徙
也公創雙輪小車挽以十人駕二馬隨營遠涉砲
發而車完又故法楔砲以木人熾之立震死公易
以乾土氣完而不震虜每言中國用砲如忽雷災
者當之能再擊耶器成公引虜使至營觀之砲舉
若連珠移時不絕乃嚙指去癸酉陞右副都御史
兵部右侍郎丙子遷左侍郎巡撫如故戊寅以原

官總督宣大俺酋旣老頗佞佛至是將西謁番僧寄帑於公畱旂箭表信而去譯語甚卑虜所道出秦涼塞諸邊皆震聳公與約俾繞賀蘭山背以行而使使紀綱之禁毋近邊公又計虜西且以兵力臣瓦刺併有其衆勢益強盛難馭乃陰求得瓦刺亾臣餽勞之與謀曰俺答爾仇也比西行名爲迎佛實將徼利於爾爾部小弱誠難與爭鋒若舉衆陽附以驕其志俟其惰而擊之可一戰殲也及虜王過瓦刺瓦刺供具甚謹卒以精騎邀之如公策虜大挫劔至番畱不歸將與和親公聞大驚曰果爾且續胡斷臂矣乃密遣人厚遺番部令與虜絕番得餌遂絕婚時俺酋以契召諸部兵將復讐瓦刺青把都等不應公策酋且疑怒內顧少子以書撼之曰王久播越內變將起願爲爾小子謀使雲中以二萬人出塞四百里樵蘇達於陰山砲聲殷轟虜衆皆驚擾驟騎以告俺答卽日東還於是衆耗氣衰矣公督撫先後九年府庾克物積羨金至十九萬兩貲物二萬屯穀二百萬石太倉太僕

罷輸邊銀穀皆至百萬省南山移鎮客饗二十四萬兩以功增秩者三任子賜飛魚章服皆至再賚金幣十五庚辰以原官回部扈從上大閱進陣圖兵略上嘉悅辛巳復以右都御史總督薊遼瀕行執政詢以邊事對曰速把亥狡黠爲遼左患戕四主帥矣此虜不滅禍未歇也請至薊而圖之公至益選兵教陣法作火器繕塞垣先是修邊者率嚴隘口而虜往往從山梁闌入公始塹淡埤高背爲深壁復曹家砦以倚古北邊守益設薊師討朶顏趕兔俘其畜馬盡還所掠百六十人壬午三月遼師禦速把亥於鎮夷堡爲覆持之虜陷伏中亥中矢隕焉斬首百級大會八人獲馬百有八十公始謀也露布聞告廟宣捷擢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廕一子世襲錦衣千戶建州夷逞加奴仰加奴攻海西虎兒罕阿台應之蹂躪內地使遼師討之敗之於曹家谷斬首二千餘級鹵獲無算凡賚金幣者六賜飛魚蟒至再十一月入掌兵部事數月坐言者力請骸骨疏七上報可歸公負氣好施耻

居積俸廩所入緣手而散罷官至潞河費用乏絕
碎公謙銀卮匱以資行營宅數畝累歲方就近代
爲邊帥貲薄未有比者嘗言吾總六鎮錢流沒蹀
爲富翁易耳每思多財則多田業多田業則衆僮
奴徵責訟愬歲且百出守之甚勞居之甚苦今雖
稍貧然老蒼頭數人已給使令省事少爭其樂差
勝耳予爲小生嘗侍公坐公爲言讀書養神之道
善養神者操筆臨文驅走萬卷不然雖讀書連屋
不能用也予居塞上時烽燧頻告檄書紛然將吏
還集門外予方閉戶就睡意飽後起據案酬務應
機曲當而心不煩慮吾神暇也然公才略膽決殆
天授嘉靖間倭寇會稽鄉民率走匿公時爲諸生
獨聚族結柵以禦之時麻陽兵來戍攫市市人不
敢迓視畏戍如寇公私部勒宗黨數十人戒曰無
傷之聞吾呼第其噪以應衆噪震瓦麻陽人皆伏
執以告其戍將鞭之矢貫耳以徇郡人始安後家
居十餘歲未嘗入郡郭就見長吏曰大臣體自尊
重先輩謙厚浸失其故吾不能見重於人敢自薄

耶時以爲有體公以丙申四月廿三日卒年七十有二先數日送女於商氏言論英英然也訃聞

賜祭葬如例庚子崇祀鄉賢子女云云予觀隋唐

之盛皆嘗以兵力役服戎虜而其邊臣若長孫晟

郭元振張仁愿之徒綢繆約束威德並舉蓋亦其

得人之效焉方俺酋革面款事新起若虎豹豢牢

圈後狙被衣冠鬻鬻杌杌不可以終日然疆牧晏

然兵刃不試若斯之久豈非公之力哉倡端易終

之實難蒙成易始之實難維公踵王方之宏績創

羈筴之始塗達虎之怒準肉全毀之間致狙之喜

賦芋四三之數雖長孫著聲于雷霆郭公遺愛于

務面仁願樹蹟于受降靡以過焉公子有孚列公

事如右稍加綴葺以俟銘公于幽者

兵部右侍郎古林王公行狀

公諱元敬字廷臣人稱古林先生以嘉靖己酉舉

於鄉成己未科進士釋褐知許州入爲刑部廣西

司員外郎遷工部都水司郎中出守荊州府以按

察副使治兵曹濮叅福建省政還總憲山東陞廣

東在布政使尋爲左入尹應天未至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應天十郡遷南京兵部右侍郎秩滿行赴京師至汶上忽稱病道還至家疏請骸骨併以課上 上溫詔許之而以閔與祖父母父母贈官任一子爲國子生居十餘年年八十七乃卒公治許卽以清能有聲中州江陵公棟國名能知人荆其父母郡郡守尤極時選公爲曹郎或稱公所以治許者執政曰吾固知前許守賢也願以吾郡煩王公是時先後荆守多負材品有望實而語清

直悃悃無如公執政父里居前守及諸大吏謁見皆繆謹不行侍坐如大父公至乃講敵禮所請事有不可輒裁之顧用是反見敬憚郡當校士吏置名籍呼唱次至執政子廼以僮應公曰公子卽自貴而無來就試孰勸爲駕者柰何以僮辱士明日皇恐趨謝公乃聽試 上爲執政治第諸大吏率輸金助役多至千餘公獨以數金往始遼王罪廢議毀王宮公曰王以昏亂廢固宜而遽夷其宮室若太妃何弗聽後竟爲宰相賜宅及江陵沒言者

以爲罪更奪宅爲廨知者愈以是多公公性沉篤
挺挺有立而表甚夷悔其爲政心行物附穆如也
沙市有羨稅惟守所用公籍而歸諸公帑江潦潰
隄漂田廬無算公以公錢築治民不知役江有大
盜曰楊羅所剽賊上下常數千里莫敢呵禁公密
問得其子弟稍馴者數人召慰譬之許令湔濯羅
果感悔自歸卒爲良民及治曹又以謀擒殺大奸
朱學孔學孔者兄弟賊猾外飭車騎爲貴游而陰
主盜挾弓矢四出剽劫積數十年不能得至是伏

誅先是他盜劫漕舟輕賫銀實公鄰部奉詔司道
守令皆奪俸尅日捕討時公攝鄰部事以學孔狀
聞撫臺撫臺喜欲藉以塞詔旨爲官吏解免公曰
不可異日者更得前盜而誅欺罔罪當誰任乎居
無何果得劫漕盜他所撫臺以是益服公詳正方
是時政尚嚴肅諸省決大辟常至百十公秉憲所
論東省囚止六人御史少之公持曰豈可徇一時
之意以戾天和耶至再三終不肯易時天下奉詔
度田率溢額爲功能公爲廣東右使獨檄屬縣以

籍爲主母安增損民間賴以無擾海有蛋賊至逐之而遁將吏更執島人獻諸督府公時攝臬事攷驗知其寃也下牒責親屬保任多縱之餘尚數百人督府令悉棄市公知不可復爭故多叅覆以緩之及督府被言去囚皆得活其所守精密仁怒率是類也然坐是頗不爲執政所悅終江陵在日公官不過藩臬而荆前守皆一時新貴爲卿丞矣江陵敗公名益聞乃由京尹驟領節鉞治吳會吳會新執政鄉郡也其爲時賢所亟得若此公至吳卽劾奏墨吏四人境內肅然吳諸大家率善逋單戶彌困公仁聞藹然治不爲毛鷲然徵責無收格者終歲得宿逋五十萬餘民爲之甦軍門牙兵千人符籍虛詭公汰之歲省餉數千時盜起江上公治師聚糧兵罷積金十餘萬公分貯四郡而令上下各爲籍相與叅伍法甚具代者不知也用之侈幾盡竟以獲罪於是公廉譽滋著然公旣謝政歸猶用吳中註誤事奪職至萬曆壬寅公長孫承芳爲通司知事當東朝單恩乃上疏自理曰臣祖父元

敬向以廉謹自將仰蒙 皇上拔擢濫官貳卿生
平砥礪幸無他過祇緣房副使與張給事訐奏波
連以致奪官閑住今張已爲顯官臣祖父尚未洗
刷乞如工部侍郎張岳例俾還舊秩癸卯有旨准
復原職致仕先是房君寰以御史爲南京提學公
偶寓書言吳中士大夫某某今長者且有佳子弟
語稱給事及給事都吏垣房已遷副使疏劾之房
不勝恚指公書謂爲給事請托而已不聽故見仇
嫉併露公由公是以獲罪公論惜之及還職之歲
而公卒公生平蹈履繩墨動有尺寸終日淡默如
不能語及遇事果毅人亦不能奪也楊忠愍之歿
交遊多引避公持杯酒至西市引滿爲訣郎都水
時三殿工起往時商木至率倚牙僧相與侵牟爲
蝎蠹公以尚書指往受木於潞有鞞衫而揖者稱
王公姪請以某商木居間王公者時所號三王太
監也幸於上權震中外公怒訶曰爾詐也 天子
當建法宮王公近臣而令若壞之乎與杖數十聞
者皆却舌初爲許州有聖水傳可療疾遠近塗集

公聞立命塞之藩使以子病求水於許公報曰湮之矣再至曰業湮之不可啓也嗚呼若王公所謂仁勇者與始公爲布衣歲常授經生徒輒數十人匡坐正容終歲未嘗戲笑年杪罷館相聚飲乃一爲解顏酣暢故所就多知名者其厚重精慤天性也公旣耆耄而神明愈強或請養生之道公曰僕非能尊生者也然僕自居郢後宦遊四方隨行老蒼頭數人耳豈是故耶王氏世爲越人居狹徠湖者自元季惠一公始四傳至公曾祖章章生暉暉性寬然而行第三族人稱爲寬三公生碩尤以孝謹聞宅憂三年未嘗入內室子病痘瀕危自牖中詢問而已隱居教授饗餐繼屬而貌甚怡暢所著有湖南集沒祀鄉賢暉碩皆贈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配爲淑人公年十五學於從兄元春後爲陝西按察使兄弟一時俱融顯著名譽按察公爲人恢爽而公精約然越中稱長者必言二王公云公生卒云云從孫文學贊化撮錄大凡屬望齡稍刪潤爲狀以謁名在在鉅公而銘之

江西布政司叅政秦寧何公行狀

何氏自國初居山陰之峽山至宮保石湖公始興石湖次子沅溪公鰲繼爲刑部尚書父子在卿貴盛於是峽山之何聞天下峽峰公沅溪公伯兄也蹈禮慕義不樂仕至于近峽公始以祖蔭叅佐軍府仕八月而卒於官配沈淑人提四歲孤奉喪南還卽公也公幼器量恢然淑人摩其頭曰何氏在樹德不患無官願兒名行如宋程伯淳先生足矣公對曰此兒志也及長就傅畜一雞牀下雞鳴輒

起誦沅溪公心異之謂曰兒異日當嗣興吾宗及應童子試欲爲之地公辭弗欲母聞問故公對曰兒始進安敢不謹母善之爲邑諸生數年去游成均嘉靖甲子舉順天鄉試試禮部數不利公爲國子生時江陵張公爲司業賞異良厚後爲相數問越人何生若何人以告然公竟未嘗往見萬曆癸未始舉進士授南京刑部廣東司主事三歲就遷陝西司郎中廣東司所治獄隸都下公挺挺自遂無所寄請有疑事終夜爲思或呼燈起書所得每

爰書成尚書讀之歎其精審歲大慮囚嘗令盡閱
獄書求可反者時有寃獄部中咸知之而囚故富
家子懼慙不敢爲雪公曰吾可惜一已名位殺平
人耶爲白出之人無敢議者民盜孝陵鹿傷邏者
兄弟三人皆坐死公憐之故緩其讞比邏者傷愈
引訊盜纔一人耳其二入皆得脫盜殺監生潘某
去勢欽兩趾埋屍牀下旬浹逆旅主人啓戶入臭
達於外吏入檢索得屍以爲婦人遂號曰潘生殺
其妾遁矣法司移牒所在捕生公獨持議曰生巨

姓主殺婢妾不至死其力足自蒙也不宜遁卽遞
而盡室夜行主人比墻寧待旬日後發覺乎遂逮
而訊之盡得盜狀乃生僕妾爲奸逆旅主人覺而
分其財匿弗告耳於是盡捕得盜斬磔於市聞者
快之公治獄明決然每私念法司不親檢相常耳
目城司得無有文致弗察者故每書獄常徵郅之
令有生路其同官歎曰吾曹固患其郅也以爲罪
何丈乃患弗郅真仁人哉南都爲之謠曰執法無
阿海與何海南都御史瑞也公外遷後上元有滯

獄令聽之囚泣曰海公何公若在吾輩寧至此問何公何人具對令乃歎服時潞王出封衛擇良守故以公知衛輝旣而前守餘姚周君思宸爲屬所奏下撫按勘問以公同鄉嫌調歸德歸德又留其舊守再調江西臨江臨江方大饑公至卽汎舟載粟與僚屬分出就聚落泊岬以半直糶之而使里胥傍立察所部受粟者無令譌濫又隨地爲粥厥春汲薪炊各有主者所役民咸受直令食於官無敢離局逾月而麥登乃已迨秋復大旱公乃步禱於蒙山之龍緣崖磴二十里以靈水歸告於城隍神與神約守失職神殛守守無罪而旱罪在神神當變置流像江水中不神貸左右聞皆失色俄黑雲中起雨一日夜歲大稔明年春公忽移檄下縣謂歲且潦可亟治圩備水工甫畢水至平圩田以無害又議減樟樹永平二鎮權直商乃大至所入滋益盈及上計以最調福州府方是時倭入朝鮮閩緣海邇倭治兵料食偵諜往返內修守備外破賊株本皆倚公計畫福清城於山麓不可守公擇

形便徙築之郡故無廩公以身所積賤買米三千
餘石益請餉金轉糴至四五萬官庾皆滿明年歲
饑以倉穀平糶又請豫發軍糧三月米價遂損民
陳梅等爲亂劫富家粟聚衆呼噪公先發卒守軍
器局而請分兵屯諸巷口身撫諭之遂定福州地
道山海土田墮瘠稔時米石常直金八九錢公嘗
上議曰南贛臨瑞諸府米貴石不過銀三四錢耳
由贛水走瑞金踰山陸行六十餘里沅汀州溪順
流至福唐石費復一二錢此塗一啓福民可長飽

矣後金公學會撫閩乃舉行其說歎曰此何君百
卉功也閩縣令王仰暴卒公心疑之家僮以計告
公執而訊之曰爾非殺主賊賊爾黨也爾對不實
併殺爾矣僮戰掉叩首泣曰殺主人者三奴也主
人曩任廣東三奴以不法事被笞時方移閩臨發
倉遽曰至閩而治爾三奴懼罪當食以斷腸草揉
豆芽進之主食之斃耳公受其詞乃繫僮而召令
子廷試謂曰若知父死狀乎廷試曰不知也雖然
適以公召至門門未闢伏而假寐先人若告之曰

豆芽菜廷試弗解也公喟曰是矣命取所受僮詞
視廷試捕三奴會官城隍廟中考竟之三奴皆引
伏廷試不勝哀憤手刃殺之事聞於朝有旨原廷
試罪不問著爲令治福三年以奉法不爲權貴所
喜遷長蘆運使廷中譁然公聞命就道福軍民扶
携而送者二十餘里不絕至滄設五綱冊核商主
夥定餘鹽夾帶例寬徒戍之罪故事諸商收買及
行鹽之地率聽派撥官吏得持下便苦爲奸利公
下令令諸商私相推擇各就所便者官計引給水
程而已又爲請戶部諸邊倉勘必以三月至南京
關引九月至收賣時而脚費省商大便之始至日
商三百七十餘名引額二十二萬解課十七萬有
奇三年商籍三倍所增益引十七萬課錢十五萬
兩而又以羨斃滄州城刑天門書院處州雋士饗
殮筆札僕從之費皆具滄大侵則粥民日三萬逾
四月乃已然公強直部胥需求皆無所得會戶部
以逋課劾三運司連公公以疏辨併以三事爲請
部臣語塞皆覆奏施行然意常憾公求以困之時

鋪宮用亟檄轉運司埽橐進奉既發矣援朝鮮兵
二萬五千人出天津將行復檄長蘆速具五萬金
犒師期五日不至以軍輿論公計無所出諸商聞
之大感曰使君方困吾輩忍坐視乎一日中輸銀
三萬五日額具卒歡呼解船去聞者皆服平僞事
始芽也海商陳申以其情來告福建撫臣謂申詐
罔繫治之及公爲福州數引申慰勞問訊而陰求
習倭者伍應廉朱君旺等授以策密往薩摩通許
儀後久之平秀吉死薩摩酋義久以密書抵儀後
言秀吉死狀撫臣以聞公謂與已曩謀符合而是
時倭叛服無成形上疏曰臣曩知福州時嘗得言
倭事者陳申朱君旺而厚禮之盡知許儀後效忠
中國之心與薩摩君義久報讐於秀吉之志君旺
儀後密友儀後者薩摩謀主也日本六十六國薩
摩最强秀吉役屬之調其將清正驅兵數萬人頓
之高麗以弱其勢而羈其君其心豈能一日忘秀
吉哉曩歲義久遣親信張五郎至閩投見原任巡
撫許孚遠孚遠與臣謀欲藉久以挑引諸國共圖

平酋令自救不暇則朝鮮不救自全中國不防自固亦一奇也遂遣把總劉可賢及伍應廉張五郎等渡海陽作檄書一道諭平酋罷兵令之不疑而陰結儀後使勸義久圖酋自效計甚秘密二十三年可賢與義久軍師僧玄龍偕來時孚遠與臣相繼去閩玄龍無可告語事遂寢息使其時臣謀獲遂豈有今日哉及秀吉死義久不忘本圖密書告報臣謂仍宐以倭事屬諸一人令君旺輩往宣朝廷之威款以爵賞俾招服諸國召還清正永爲不

侵不叛之臣機會難失願信臣言行其策天下幸甚後播州叛公又上疏言臣自幼至壯凡象緯形勢兵機陳法陰陽技巧靡不究心素有用在之志在受國恩常願圖報播賊怙亂臣不勝幅臆願以原官與家僮及吳越勇智士十餘人同赴四川總督軍門少效智計幸而功成不敢受賞皆不報論者或謂公濶迂喜事嗟夫士隱處事括帖俳偶幸而富貴飲奕謔笑糜月費日語公所學若宵蟲之日夏蟲之冰苟利無事就軟煖取膏潤天下有故

縮足歛手惟懼其及者往往噤口舌以弄豪傑之士豈不悲哉當權事起海內披攘吏武健者或觸罪罟公所處海王地日交關於通灣天津二大關之間羣小狺然肉視商賈公笑談而弭之置二關股掌之上頰首向我惟所教令始羣小奏增鹽稅設巡鹽指揮冀盡奪轉運之柄至是商鬻鹽每直一兩稅銀三分行鹽官報額運司官轉解指揮第邏私販而已繇此言之公材誠辦大事也始吏部以癸巳詔書簡郡守廉幹有聲譽者爲運使隆其

權任而仕宦者猶狂常故一遷鹽官輒荏苒氣盡卑阨下交不敢當臨屬禮公獨引掌故坐堂延見州縣巋然如監司所委秤掣驗放稍不應期會輒參駁無所避憚其高倨者或不能堪然公廉正不能有所中也公爲諸生時蒙藉在業家頗饒給及仕稍稍斥賣以佐宦游至守二郡時產幾盡運司有給商布價稅三千餘金往時取空券而已公居長蘆九年錙銖無所染嘗語諸子曰人家昌運不過百年吾家再在爲正卿吾復繼有祿秩天道惡

盈不忍以禍貽汝輩吾仕益貧庶幾禳解災釁保
安子孫耳其所指蓋如此久之遷江西右叅政兼
按察僉事備兵湖西湖西旱災以公力得從改折
沿江多盜令籍船戶記所受商貨盜以衰止政治
蕭然忽移牒請歸遷葬歸六月而病卒公慷慨有
大略少與術士雲淵子友爲星歷壬遁兵法形家
之學後官南京講學定林明心性之說旁至養生
醫卜各獵其旨著聖授圖理數解孫子解證瀛東
雜著軒岐新意風水說治生經范子傳其論事善
持大綱多遠慮龐公尚鵬按浙江議更均徭爲條
鞭眩奪羣口未能決公適以鄉進士旅謁語次及
之公獨對曰新法便民而不便官便於民戶不便
官戶卽行宜先奏請然後移文臨以朝命勒以貞
珉則異同之口可齊更變之端可杜龐公大喜曰
得君言令人豁然吾意決矣吳公兌鎮薊門公詣
之吳公謂曰三衛負國恩今議討之何如公爲言
成祖樹置之由與三衛有無利害攘竊細罪不足
誅討萬一輕動大虜交援勝負難必殆非完事吳

公以爲然事遂罷官長蘆日又陳禦倭之策於鹽臺曰東夷猖獗備禦之計莫急於天津長蘆二十四場起青州至山海延袤千餘里海戶鹽徒皆輕風濤習爭鬪招而約束之不費斗餉而得勝兵十萬此便計也公儲畜宏富志意淡廣頓挫冗散未及施用比沒識者悲之天性孝友輕施予敦故舊望齡生四十餘年至所聞見實揮千百金無所悵者公一人而已公名繼字某配封淑人章氏生卒子女云以是歲膺月望日墓憶家嶺之陽望齡從姻婭末數奉公教自謂能知公謹列狀如右以俟採擇

銅仁府知府凝初趙公行狀

嗚呼人之生都無足恃耶強力壯色倏而不居語曰見朋友死而已悲公雅長予一歲耳又素健少病單車出適長訣不覲悲可道哉予年十一見公雅於端肅公京邸中十九而其學建康三十同仕於朝後相與辭秩歸養出處常俱朝言怡怡夕言嘻嘻乃俾予泚筆伸紙傳寫事狀若古之遺耶悲

哉公雅襟韻蕭遠富有才藻能詩工草隸性樂山水而嗜酒數事者亦人人爲之至涉其趣得其解莫公雅若公雅少爲舉子業非其好也塾師且責課把卷強記輒能背誦師恠其捷斬之曰若如短販能久居乎及與予同舍時益嗜學閉戶而呻聞排入視之紛披案頭多古文詞賦三蒼釋史之屬予時方事帖括取讀之多不解其語端肅揣知意尚不之奪也年二十五以廕補都督府都事時端肅方掌內臺爲開別邸出入用廉靖有家法稱端肅憂罷公雅扶持以歸居一歲還其官遷刑部某司員外郎會端肅起拜刑部尚書行至吳門暴卒而公雅以是日鞭馬行都市忽忽欲墜見吏卒如物刺者俄而計聞人以爲孝感也公雅生母周安人先卒而嫡母尹夫人年老旣滿父服上疏侍養不肯仕所以娛樂夫人者百方每佳風日輿母出游而已步從之所至羞膳隨具夫人小弱弟尹生長於趙公雅事舅如事母也有園在北城戴山趾名曰蒹葭帶郭面野方塘十畝爲飛樓水榭徑道

紆縈雜蒔花竹朱橋翠亭映綴烟雨公雅樂而居之日奉母歡飲其上自稱曰北郭生方其爲圃也求善繪者經始位寘而圖寫之成皆應圖每植一樹左右夷踞望伺疏密適宐而後止公雅先有五言詠行於時後有蒹葭小草與明州屠長卿隆吳人王百谷穉登上虞葛公且曉爲倡和之友讀其詩如秋潭獨照野蘼孤芳清旨足尚也夫人沒服滿起補刑部江西司郎中時諸曹積壅補者率員外寘官閒無事求得使事歸越每舟行望見羣岫歎曰小別乍逢何爲意態倍妍吾非行四方不知故山之奇也倚舷而笑若有與語者居二歲遷銅仁知府畏其遠也欲勿往及導者至言其地山石刻露拔地百仞公雅聞固已色喜又言郡久無守苗時草竊不足誅而官府欲大興衆斬薙之此數萬人者延頸待公而屬也公雅拊心歎曰吾何惜一行而活萬命乎遂決策往舟及京口登金山把酒妙高臺汲中冷水百甕攜以行日飲此足浣吾腸矣游之夕而疾作病旣侵夜有大聲呼於江岼

者若云亟回首公雅聞之類有省起坐西向拜而逝時萬曆丙午某月某日距其生嘉靖辛酉四十四有六耳端肅公方整清約中歲始生公雅而訓厲甚嚴被服布素出入必以命然公雅居庭中時有規益人未嘗聞也江陵之一品再考也謬為引避者九卿臺省連章請留以諛之傳聞留京留京諸卿多曰宜然是時端肅為南冢卿固心持之未發也而公雅從解中來知其事以語予兄弟曰此殆不可夜為書白其父端肅手答稱歎曰不意

汝乃懷此意能為此言吾喜夜不復寐事亦竟罷時公雅方弱冠矣若人者無死長帥一方其施於政必有可言者而不幸道殞悲夫端肅為都臺時任子皆從軍幕出刺郡謂公雅曰吾幸健而家貧汝姑補外資老母饘粥乎對曰父在兒何敢離左右遂止後出入幾廿年始得遠郡佩符橫金而亾矣悲夫公雅諱淳卿號凝初道人今字謂之端肅者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諱錦謚也自有志傳具載在系故不詳述焉丁未三月十九日卜厝兼葭園

之西偏及三子壯且葬父將文其墓石也庶藉手以請曰先人有友某者質言無妄人也其質可加無妄足以信必有名德君子銘以傳永者姑俟焉

廣西梧州府知府丁公暨配張安人行狀

梧州公歿之七年而其子日近成萬曆己丑進士先是諸子卜葬公暨母張安人弗吉也卜壤得惠安之石船山而吉卜期得己丑之冬十月而吉於是日近移疾趣歸會葬而屬友人陶某爲狀按公

字明岳幼名雲階亦號槐江先葬爲吳人

其始祖節菴公慎者自宋咸淳間徙家泉之文山里其徙陳江則自仁菴公善始三傳而至逸解公全爲郡諸生生子三其季爲後吾公懌娶於張實生公公生有夙慧稍長就塾受經生言顧心不好讀他異書數從解篋中搜贏錢私購數帙夜帷燈竊讀之不敢使翁聞翁後知之弗恠也而所爲經又工甚輒驚諸生遂以己酉領鄉薦庚戌登進士舉當是時公與兄雲際雲會同學皆有聲譽而雲會亦領薦壬子于是溫陵學者推丁氏矣公性

仁惠愛下然有斷割與人折節好禮讓而性伉直
矜名義其於聲利泊如也初需選工部嘗一奉使
視埴江右還授南京工部營繕主事以課最封父
懌如其官母張氏安人稍遷虞衡郎中時有詔下
所司鑄錢中人筦其權往往爲奸利公裁以法不
得侵事竣特予俸一等尋擢守順慶治尚寬平郡
民素喜訟逮捕相連坐獄繫盡滿公開釋疑滯獄
乃虛有一吏家遺田券僞刻印將以識券未果用
所親人見盜用之事發覺二人罪俱論死公曰造
者不用用者不造兩坐死非法也悉從末減郡大
旱公步禱山川爲文以讓城隍神三日迺雨時未
及熟饑殍相望公設法振卹全活無算蓬村民苦
饑告糴其姻閉弗予民怒夜劫取其粟姻子執至
官當劫盜罪公曰姻相盜宜輕律况又閉之糴乎
吾貰若罪秋稔倍輸粟其家民大感服土故有宣
撫司長倅皆在屬其地適爭所部權事聞監司檄
公偕保寧守往鞠僉懼誅飭兵警備同事者請以
介往公曰不可單車馳至壁門僉卒皆解散二僉

具冠服出謁公不許曰吾奉命按若若罪人也卽
宐以罪服見酋惶恐謝過事遂平大竹盜起有司
弗能禁公知簿李宗明能召授方略不旬日悉擒
羣盜上其事部使者進簿秩因留鎮撫焉公居平
恂恂然臨事沉毅有計畫人更服其勇略在郡多
所興舉郡前孔道阻江舟渡多覆溺公始爲浮橋
若干艘民賴以濟尤敦尚文教時大會邑弟子講
課學宮一時遂多顯達屢造請其鄉大夫之賢者
郡人任先生有奇節屏居不通州郡有司罕得見

其面公獨時時能屈致之鹽亭令受賕事頗露使
者陰屬公訊其狀令懷百金求解公大恚曰令不
受賕耶此金真左驗矣竟按致之法然終以廉直
不阿逆監司指爲所中調守梧州梧地僻遠異時
官市於民率倚辦牙僧償半直牙僧藉上官賦取
民恒一而歛百公至勅有司平賈貿易不得強旬
奪民賴以甦梧交兩粵督臣開府其地守常爲署
輪內事一日狡匠入贖金數十錠久之乃覺吏以
白公公佯叱去之他日召諸匠領金自詣軍門諸

匠悉至獨一人稱病不赴公召至詰責之曰贖金者爾也卽叩首服時徭寇不靖會發兵大剽軍吏率掩取爲功公臨鞠止勿殺以俘徧示閭閻其遺妻子事佃種者悉歸之所活甚衆居歲餘以親老屢求歸養會叅政某來監蒼梧欲以示威重令太守懷牘入謁不得從人吏公歎曰吾備位二千石終不能復效掾史持文牘伏謁庭下也丐歸益力未果行俄而母夫人卒自傷宦游不及視母飯舍遂絕意榮進時封公年九十高矣公亦須眉蒼然每日問安進食嬉嬉如兒童公旣夙嗜古籍追官金陵屬曹事簡得益恣心其間南成均多藏書公悉購致之所入俸薄乃不能給書費往往斥賣綈繒他物奇艷不與易也其爲文傳情理而發斬成其家言不肯摹擬古人嘗與人書以謂一代之文各有至者談今文而效秦漢之作是越產而燕語也又自叙其集謂其文在古今間文多不具載其在蜀雖簿領紛還繡繹未嘗輟篋書亦時有增進家居構室藏之頽曰希鄴爲卷者數萬日率蒼頭

理縑帙驅蠹魚嘗曰吾出則連城歸則擁萬卷差足自雄矣所著有芝陵藁行於世晚與鄉之諸先生爲逸老會性不能飲而流連談笑酣暢乃已配張以公貴封安人先公卒爲文祭之曰自安人歸吾父母宐其孝姑妯以下宐其順乃其性吾獨有不解者溫色柔顏煦煦可親而侍立諸婢屏氣垂眉聞呼則惴慄恐後吾始疑其隘平居好潔盥三洗而始盛衣不再澣不著牀几屏榻下及磚墁自加澡滌室中無畱塵吾始疑其癖歲時賓祭率輟寐三夕婦女產期則月不能晏寢未明而呼湯已息燭而視跋門就闔矣猶禿視三四戒厨下無宿火病不能親饌必召至牀前手治而後予進徹則復視餽餘曠月不視堂時巡至庖廡見突烟附薪漬水遺殘粒必加譙讓日督童子矚兒學舍有燕辟立譴不少貸見察堂皇之外慮周宗祊之遠吾始疑其煩蓋安人歿而後知安人之非隘也癖也煩也又謂安人事予二親喪塋盡哀祭盡誠自予爲士與官每鷄鳴夙興未嘗不先予起遇晨窻夜

燈構草輒屏跡退不欲前視分予思在宦邸所服
多嫁時衣爲命婦不能具一冠若爲負安人者嘻
斯足以知安人矣蓋公性夷坦多恕而安人莊嚴
勤力多所毗益以故公稱爲良友云安人歿之三
年而公亦卒公生卒云云子女云云日近命予曰
孤之言未足以述先君子雖然不敢飾也某又不
佞且安能飾一語於公哉謹論次之如右方以備
大人先生採擇焉

寇岩來公行狀

吾嘗志副憲來公之藏以示友人胡仲玉學憲仲
玉言來公孝友人也其仲處士又賢者中歲其母
夫人病而盲副憲公欲棄牒不仕處士曰母不幸
失明然更望其子衣朱垂金貴仕當盡眼中熒熒
然也而隳官是孤母心弟諸生耳行罷業昏旦相
母去諸生無所憺於母而母養備兄可安意事主
內慰母望此再遂也處士之事母也母噫欠必聞
搖足展臂靡不佐恐母瞽憊不樂夜嘗陳說小史
野人語可笑謔者至於倦睡乃退處士故酣博銳

敏於所爲諸生業者也竟坐是廢鰥以至於罷而
副憲仕多在邊郡恃仲無所還顧得精於職母八
十餘乃沒處士髮垂頷如縞紵矣侍疾不交曉月
餘不憊兄弟柴毀孝感里邑季弟早立副憲公宦
遊處士常總其昆弟之政有便利事恒先二家副
憲公晚仕黥以賀 萬壽節行道病處士聞之日
夜馳赴遇則其病病矣處士禱於神叢夜伏壇側
請代死旦而卜之吉疾果稍甦送之渡淮而返然
副憲公亦奇重其弟白首相愛愈篤副憲素強直
挺挺自置而處士亦束脩田里無所顧請或笑之
曰君布衣也而效廉何求乎處士曰吾何效是當
然耳蓋仲玉於來氏爲姻家故能言處士之大者
如此後處士有子舉進士選爲庶常迎父就養京
師處士至踰月而卒庶常君以喪歸塋列其遺行
屬予狀於是滋得所未聞事處士少年日諸來率
富樂聚飲浙江滸常馳射爲戲而處士所挽弓石
倍發多命中豪於其朋已而悔之讀書刻苦手所
寫帙至滿一篋晚跋跋退讓邑有獄長吏或不能

決訟者每言願退就來處士處士所左右皆無恨
然處士絕足未嘗一至邑庭長吏既時熟處士名
又不識其面意彌異之歲迎爲鄉飲賓請數歲乃
造邑人咸聚觀稱盛事處士之佃或家燬謀鬻子
以償佃處士聞而禁之曰完爾子原爾佃其明復
燬又原之如初處士有山數頃里人樵蘇者腰斧
歸之如走其爨也老習醫施成藥躬診視雖賤隸
潰病未嘗辭避有羣盜聚謀所嚮或指處士家曰
此貴介弟也其一人心非之曰此長者奈何欲侵
之遂相與穿垣入而大譁以警曰盜來因迸散去
處士晚歲產落而材庶常君知其必貴每戒曰貧
味殊旨兒它日富貴勿忘此味也後乘驛至京謂
其子曰爾入仕版無分寸於國也而父來費官鄰
幾數百金若胡以償每辰興促令入館曰無習偷
惰以荒爾志處士四十時嘗病殆夢神人與期曰
去後三三與會某所至是召庶常君告曰曩神所
期其讖在燕吾生七十有三距夢之夕三十三歲
也吾將往矣疾七日而沒爲萬曆乙巳六月十三

日公諱經邦字君燮家固陵西冠山之下故號曰冠岩予病廢業而再爲處士公兄弟有述者知其無愧詞也

先考行略

陶氏始居紹興府城實自台徙再徙陶家堰起幸五公再傳至菊庄公諱仲濂始大菊庄生樂淡公諱樂淡生東臯公諱璇東臯生介菴公諱愨自樂淡至介菴公止儒隱素業甚薄然皆以易直方巖見愛憚於宗人介菴生鎮江府訓導贈工部侍郎方塘公諱試方塘生武學訓導贈工部侍郎庸齋公諱挺生先考方塘公爲人曠襟高識能樂其貧窮平居厨突常冷而鼓拍呼唱之聲彌酣至庸齋公尤以聖學自砥言動靡不引繩者當正嘉間文成之學盛其末流或矧脫縱恣公著書名正學演說於博約格致之辨皆峻辭而詳說之大意以絀虛解歸於力行一時言閩學者皆心推之沒祀於學宮先考生而端凝兒時少言笑方塘公絕憐重之以故常從王妣馬淑人眠起淑人故儒家女也

能暗誦經書旁通古語常卧先考股腹上口授章句每言吾孫必大貴恨老不見因誦曰樹欲靜而風不休子欲養而親不在哀吟久之輒淚泫如是以爲常方塘公之訓鎮江也先考以愛獨從無何而方塘公卒於官棺斂不給無以歸丹徒令蔡時來弔先考出拜客年纔十歲儀度兀然詞對瞻敏公大異之曰陶先生有孫如是寧死耶於是厚爲賻襚而歸之及稍長內朗外晦年十七而庸齋公猶不令構文嘗潛與季父布政公私劄擬之及庸

齋公見始知其能文一日間徧傳族屬莫不驚歎

二十補縣生員二十六領嘉靖癸卯浙江鄉試丁

未再上禮部乃舉賜同進士出身授中書科中書

舍人秩旣滿而庸齋公時亦起家學官不受封獨

封母商淑人爲孺人庚戌選爲南京湖廣道試御

史尋實授奉命巡視下江差漕改巡鳳陽倉時大

將軍咸寧侯鸞擅寵握兵而外挾虜與爲交關言

者多得罪先考不勝憤具疏列其罪力詆之奏日

上方函蜜餌宣賜鸞家而疏閣不時下庸齋公時

官武學聞之懼有不測爲買黑羊畜之以待杖蓋
杖大創剗羊皮療之每得愈也疏下報聞而已然
明年鸞竟敗人謂是疏與有力焉在南臺六年甚
著風裁差滿報命屬吏多循規例修舉主之禮先
君一切屏絕不得通或志乘圖牒當受者皆令於
岍上發露紛披方許入舟時張宮諭元怍方弱冠
寄載而南後謂望齡曰尊公玉雪之稱誠溢萬耳
若僕所知則爲眼見蓋指此也丙辰出知徽州府
徽故善鬪諍訟牒滿篋或數十歲不休先考曰山

民爭氣耳此可誘教而靡難以威斷制也每日庭
質輒慰諭之曰此處殊不易入汝更思之欲罷猶
可罷不汝竟也其稍纖細者輒曰此何足煩官府
且歸令汝父老議之意解卽不須來議而未當吾
爲汝治未晚也訟殺人者多不以實先考尤患惡
之每須檢驗必先與約曰此非汝父卽汝兄也非
有沈寃巨痛而戮其腐骨卽與子弟殺父兄者同
律令責認狀不得實卽坐遂法一二人後以大衰
而尤敏決斷未嘗滯日宿辭下邑民裹米就讞者

朝至夕去於是闔州號爲半升太守言食米半升
卽了官事也始至每狀期多至數十百紙二年後
不過數牒而已亦有放告遂無一人應者初時府
前酒坊飯店甚盛人肩相駢久之皆罷肆去街衢
如冰冷民阜無事多自訴求復業掾史貧餒終先
考在郡無一人以賊敗者始雖少望滿考後多得
爲小官更用感慕三殿災部使採木江南者以徽
多木商特重其額先考力爭之曰木商販木於外
耳郡未嘗產木也議數上得減十五六時畿輔寇
警多事數有大徭先考皆陰爲調度民不知役有
適旁郡者見其上下驚擾戶口皆不寧反訝之曰
吾郡與若等何獨無此及歸更質問始覺所以於
是皆歎息曰太爺苦心迺竟不一言吾輩非諦問
竟當不知耶入計部考爲卓異第二人當是時柄
臣子亂政取貨覲吏爲黜陟先考入都單刺而已
於是吏民悚懼乃私共歛賄僞爲先考名帖賫投
之旣還後有爲言嚴氏黷貨狀者先考堅不肯信
曰我是無一文者此妄也其得人心如此郡嘗大

早出禱卽大澍府解火具衣冠拜風反火止郡人益以是稱其誠信洫事凡四載郡中衣冠無敢私以尺牋白事苞苴宴會不相往來或謂宜少假僭以通士大夫之情者先考曰彼自無求安用拒自無饋安用辭然風貌藹藹襟度汪然見者敬而愛焉嘗有新進士謁見當中門馳道而入左右侍者皆愕然失容先考肅客入座詞色無異茶畢送至堂乃揖就東階徐曰昨汪老先生見過亦從此出汪老先生前吏部尚書鉉也新安縉紳至今傳之

以爲佳話其德量深遠類然也性本清約於外物無所嗜慕然以處脂不染故特用爲郡名聞於天下旣轉江西副使視兵九江府瀕行父老爭賫持擁門頓首曰明公去徽箱中無徽州一枚錢設鄉中親故從明公乞土宜扇墨何可不應願公納受先考再三謝爲受累一錠扇一握而去方在郡時下邑人往往有板書爵里供奉於家者及去乃相率立祠於郡郭置田供烝嘗會景藩出封沂江而上牽舟者數萬人徽奉檄當以萬人助役逆於江

先考時已遷九江矣言於監司曰山民水役本非所宜又徵發於千里之外曠日坐候殆不堪命莫若責直於徽而募人於瀕江瀕江民樂得豐直而徽可大省此便事也監司以爲然於是徽得罷役省公私費數萬民賴以全活無道死者於是益感激思慕每過祠下必拜生日祝釐於祠大會飲胙仲秋亦然如此者至今四十年未嘗廢民或有冤抑不得直每自愬像前甚至設籤珎占卜得失亦往往靈驗其賈四方者遇越人必問陶太爺安否望齡嘗以事至徽所過擁塞廵路皆歎曰此陶太爺兒故老多就見有淚下者嘗有族人適楚地暮行無所止適遇徽賈問爲何處人曰會稽人也會稽豈識吾陶太爺乎曰是予伯父耳卽邀入宿盛具酒肉情款甚周其見慕愛遂至此方先考之至九江也贛賊流劫臨吉戕副使汪一中破玉山縣江右俶擾先考大治兵湖口防其突逸適議事安慶還至黃石磯與賊帥袁三遇遂麾舟師鼓而薄之賊矢及所坐舟繚斷帆解勢將逼我師射賊亦

斷繚遂盡殲之捷奏賚白金如千當急時先考陰
令人懷關防匿船尾以防不虞而已端坐督戰愈
厲袁三於寇中最爲劇諸將屢討不得至是始平
焉癸亥陞湖廣布政司叅政分守澧州守廵道於
常俸外制有廩給先考第日取蔬肉而已九江發
時所積贏至數百兩先考拒不肯受請者曰此法
應受也曰郡城惡矣曷繕諸及工竣郡人爲碑以
紀其事踰年陞福建按察使無何丁內艱歸丁卯
服闋就家中以原官補雲南未行而庸齋公復卒
比滿再補廣東半歲中連遷山東右布政使河南
左布政使時新鄭執政欲爲其省擇良牧伯薦諸
廷故驟擢焉河南省錢穀大半以贍宗藩先考給
散以時大得宗人歡凡納令與輸者出令與受者
平手交衡如民間入而羨出而損者許卽時面白
之雖錙銖必罪以府官一人監視而已受成焉然
猶羨金六百壬申擢太僕寺卿吏以請先考叱之
去至都一日復遷應天府尹踰歲陞南京大理寺
卿復歲餘改北尋轉工部右侍郎積三品秩滿得

恩典贈賡如例刑部尚書王公崇古言於朝曰司
寇清署請得清德如陶公者於是再改刑部尋轉
爲左署部篆數月以精允稱戊寅陞南京禮部尚
書時刑書吳公百朋請老騰書政府舉先考自代
或以告曰公第徐行旬浹可無南也先考聞之促
裝遽發後廷論果屬而以三卿皆虛先考去漸遠
遂不果禮曹故以俳色長供事先考至罷之有早
隸沈鉞暴於衆積貲數千教坊僧道俱畏憤之號
爲虎先考廉得狀杖之至斃時江陵爲政言利者

爭爲苛細諸部寺公費皆奉旨釐革先考謂九列
大臣不稱則宜去不宜過菲薄上疏言臣禮曹也
惰費失禮不敢願請益意以諷切當事時以爲得
大臣體傳給事者楚人怙私寵勢傾一都先考時
攝工曹傳數受商人財爲言事及爲沈鉞言先考
皆拒不聽積恚甚先考素孤介自始仕未嘗與要
人通書於江陵爲同年弔慶都絕始猶以時望見
重後迺大懟辛巳京察遂屬言官令寘名拾遺疏
中時餘姚邵公陞爲河南道抗言陶宗伯清德素

聞恐違物論江陵怒曰汝試言今九卿誰非清官
耶又言南中自陳疏且至願公自處且言之無辭
復厲聲曰等不得因出袖中短帖曰第膳入足矣
蓋傅所據也時疏中所論多一時名賢既出皆歎
曰今年拾遺疏反是薦賢書也先考歸數年撫按
薦疏七上後 朝廷用都御史吳公言復修 先
朝養老故事凡大臣以宿望與者皆得賜月米三
石輿夫四名浙惟吏部尚書張公瀚及先考與焉
先考爲人內介而外和泛愛而寡與度量廓如喜
怒希見儔居竟日或不過數語然未嘗憎人談論
雖瑣猥無味亦欣然聽之不覺有忤其於聲色貨
利如水本淡如雲本輕未嘗干懷平居自朝至昏
端坐靜默而已雖書史亦不時覽其淵淡簡淡人
不能窺也筮仕後所入俸祿皆歸諸伯父每自外
歸必傾倒囊篋手拮而出之雖把握之物皆無所
畱或言男女皆長大須少儲者笑曰吾兄弟所謂
異頭而同身者也又何間焉官旣二十年位至方
岳及居喪皆仰假僭以治塋炊每不繼至貸升斗

食盡更借之蔬食六載亦鮮兼味望齡小時嘗見
三翁同案飯惟供鮮菱一杵耳絕無他菜後至卿
寺餘祿皆付債家至挑煮野菜爲常饕家人皆安
焉所居宅惟樓三楹始猶與季父布政公共之家
且旣衆乃於室中藩屏以處終其身無所益蓋天
性固然未嘗自謂廉也所親嘗問於先考曰人皆
欲富惡貧而公獨異者何也先考曰吾亦何能異
於人情但生平面皮太薄手腕太軟門吏在傍吾
愧之不能貪耳聞者傳服更以爲德言云詞貌惘

惘幼時人咸指爲笨及名德旣立猶以渾厚長者
見稱然臨事應卒才斷全集景藩之就封也宦寺
多拘執所過長吏囚船底以質取贖金意滿乃得
出及過九江彭澤令亦見執先考書粉牌數令怠
慢罪若將就考訊者索諸舟中遂獲脫後署刑曹
會大審讞決精當事皆夙辦執政謂人曰吾始謂
陶司寇清吏耳不知其才乃若是也旣寡言論兼
性無矜詡當官之事不及私室臺中疏草亦焚棄
略盡至暮年望齡陰使客乘間從容問之語至咸

寧事曰公當時疏作何語先考漫應曰有是耶吾
已忘之矣其不伐如此然竟以是不能詳也先考
生卒子女云謹具行略如右惟當世作者賜采
錄焉

節婦王氏行略

節婦王氏者山陰民沈伯燹之妻也六歲盟於沈
數年伯燹病癘手攣髮墜形色頓異女父母將渝
好雖燹之尊人亦謂宜然也時女年甫笄聞之言
於父曰沈病始何日乎父不解其指曰初許時佳

兒郎也後始病作耳女曰諱病求婚負在彼既許
而疾命也吾聞違命不祥父義其言卒歸之入門
燹病已憊至親皆醜之不能正視節婦所以奉事
都如婉孌也未嘗少厭怠每日郎奉當少延吾無
憾矣居八年燹竟病死捧其首而哭甚哀觀者曰
首危斷無捧也左右咸爲感慟燹無異兄弟子其
從應吉年五歲矣節婦間謂姑曰吾子終非血胤
舅雖老尚猶可爲室中何不置人乎姑感其意悽
然許之節婦又出簪珥佐費翁遂以買妾生子曰

光五月而光在毋死踰年姑舅繼殂惟一寡婦人
二兒子處耳鬻手而食有養無殮二兒長又爲資
遣誦讀訓厲嚴切雖幼叔不姑貸也應吉見爲邑
弟子光亦成立節婦年踰六十矣嗚呼男女之際
貌相憐情相死死情非正也聖人猶貴其從一而
終焉雖情死猶之乎禮義也節婦一稚女子未有
衿襦之好抗誓移天以從癘夫其情與貌奚如邪
精意冥感枯楊生梯又能化其姘姑以延舅嗣嗚
呼難矣哉

歇菴集卷之十六

終

